



繡江縣無儼薄俗

明水鎮有古淳風

去國初淳龐未遠。沐先皇陶淑蒸。人以孝弟忠信是敦。
 家惟禮義廉恥為尚。貴而不驕。入里門必式。富而好禮。以
 法度是遵。食非先薦而不嘗。財未輸公。論不用。婦女湯三
 從之制。丈夫操百行之源。家有三世不。分之產。交多。心
 相灼之朋。情洽而成婚。始道遵而為師。弟黨庠家塾。書韻
 作於朝昏。火耨水耕。農力徹於寒燠。民懷常業。士守恒心。
 賓朋過從。而飲食不流。鬼神禱祀。而牲牲必潔。不御鮮華
 之服。疏布為裳。不入僭制之居。剪茆為屋。大有不止於小
 康。雍變幾臻於至道。

晁源這縣人物都是武城縣的故事如何又說到繡江縣去原來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這縣死的人又都轉世集在繡江縣裡結成冤家後邊遇着一
 箇有道的禪僧一一的點化出來所以又要說繡江縣的這些事
 故這繡江縣是濟南府的外縣離府城一百一十里路是山東有
 數的大地方四境多有名山勝水那最有名的第一是那會仙山
 原是古時節第九處洞天福地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太子順宗
 即位夜間夢見一個奇形怪像的人說是東海的龍君拿了一丸
 藥與唐順宗吞了下去夢中覺得喉嚨中甚是苦楚醒轉來叫那
 直宿的宮女要他茶喫便一字也說不出來從此就成了一個啞
 子便不能坐朝有甚麼表奏禱在宮中抵答出來皇后想道東海
 龍神既來夢中下藥啞了皇帝的喉嚨若不是宿冤必定因有甚
 麼得罪這都可以懺悔得的差了近侍太監李言忠賞了敕書帶

海神廟祈禱。凡經過的名山大川。俱卽祈禱。務求聖音。常奉李忠領了敕旨。馳驛進發。經過繡江地方。訪知這會仙山。是天下的各勝。遵旨置辦了牲醴。先一日上山齋宿。次早五更致祭。這時恰值九月重陽。李言忠更起來。盥洗畢了。交了五更一點。正待行禮。只聽見山頂上一派樂聲。嘹亮。舉目一看。燈火明如白日。見有無數的羽衣道流。在上面周旋。待了許久。方見有騎虎騎鹿與騎鷲鶴的。望空而起。李言忠復命時節。奏知此事。所以改爲會仙山。這會仙山上有無數的流泉。或彙爲瀑布。或彙爲水簾。瀉瀉成一片。白雲湖遇着天旱的時節。這湖裡的水不見。有甚消涸。遇着天潦的時節。這湖裡的水不見。有甚氾溢。離這繡江縣四十里。一個明水鎮。有坐龍王廟。這廟基底下。發源出來。滔滔滾滾。清極美的甘泉也。灌在白雲湖內。有了如此的靈地。怎得不生傑人。况

醉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二

且去太祖高皇帝的時節。剛剛六七十年。正是那淳龐朝氣的時候。生出來的都是好人。夭折去的都是些醜驢。歪貨。大家小戶。都不曉得甚麼是念佛喫素。叫佛燒香。四時八節。止知道祭了祖宗。便是孝順父母。雖也沒有像大舜。曾閔的這樣。奇行若說。那忤逆二字。這耳內是絕不聞見的。自己的伯叔兄長。這是不必說的地。便是父輩的朋友。鄉黨中有那不認得的。高年老者。那少年們遇着的。大有遜讓。不敢輕薄侮慢。人家有一碗飯喫的。必定騰那出半碗來。供給先生。差不多的人家。三四個五六個。合了夥。就便延一個師長。至不濟的。纔送到鄉學社學裡去。讀幾年。摸量着讀得書的。便教他習舉業。讀不得的。或是務農。或是習甚麼手藝。再沒有一個游手好閑的人。也再沒有人是一字不識的。就是挑葱賣

裡從來沒有死罪犯人憑你甚麼小人家的婦女從不曾有由頭
露面遊街串市的懼內怕老婆這倒是古今來的常事惟獨這繡
江夫是夫婦是婦那樣陰陽倒置剛柔失宜唯雞報曉的事絕少
百姓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完畢必定先納了糧剩下的方纔食
用里長只是分散出帖的時節到到人家門上其外並不曉得甚
麼斗是追呼甚麼叫是比較這里長只是送這由帖到人家殺雞
做飯可也吃個不了秀才們抱了幾本書就如繡女一般除了學
裡見見縣官多有整世不進縣門去的這個明水離了縣裡四十
里路越發成了個避世的桃源一般這一村的人更是質朴個個
都是那前代的古人只畧舉他一兩件事真是這晚近的人眼也
不敢睜的一位楊鄉宦官到了官保尚書賜了全傢告老在家他
却不進城裡去住依舊還在明水莊上略略的將祖居修葺了修
葺甚細緣傳

第二十三回

二

葺規模逼不似個官保尚書的府第他却住在裡邊把縣裡送來
的青夫門皂盡數都罷了不用或到那裏遊玩或到田間去路遠
的所在坐了個兩人的肩輿叫莊客抬了近的所在自己拖了根
竹杖跟了個奚童慢慢的踏了前去遇着古老街坊社中田叟或
在廟前樹下或就門口石上坐住了成半日的白話若拿山甚麼
村酒家常飯來便放在石上大家就吃那裡有一點鄉官的氣兒
那些莊上的鄉親也不把他當個尚書相待仍是伯叔兄弟的稱
呼人家有甚喜慶喪亡的事兒他沒有自己不到的冬裡一領粗
褐子道袍夏裡一領粗葛布道袍春秋一領漿洗過的白布道袍
這是他三件華服了村中有甚麼社會他比別人定是先到定是
臨後纔回有一個隣縣的劉方伯特來望他他留那方伯住了幾

日這書那繡江長敘一日正路

頭穿了一件破布夾袄，一隻破破鞋，手裡提了一根布袋，走到廳來，楊尚書見了，連忙放下了筯，自己出去迎到階前，手拉了那個人，恨命讓牠到廳，那人見有客在上面，決意不肯進去，只說要換幾斗穀種，要乘雨後耨地，楊尚書連忙叫人量了，與牠臨去，必定自己送牠到門外，叫人與牠馱了穀，送到家中，那劉方伯問道：「適纔却是何人？怎麼老年翁如此敬重尚書道？」是族中一位家兄來換幾斗穀種，方伯道：「不過農夫而已，何煩如此？」尚書道：「小弟若不遭逢聖主，也就如家兄一般了。」小弟的官雖比家兄大家兄的地，却比小弟的還多，好幾十畝哩，說得劉方伯甚覺失言，再說邊就，是他的一個小莊莊前一道古堤，堤下一溪活水，牠把那村外邊就潤了丈許，上面蓋了五間茅屋，沿堤都種了桃柳，不上二十年，那桃柳都合抱了，暮春桃花開得爛爛如錦，溪上一座平濶的板橋，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四

到堤上，從樹裡挑出一個藍布酒帘，屋內安下卓，撈置了酒爐，叫了一個家人在那裡賣酒，兩三個錢一大壺，分外還有菜碟，雖是太平豐盛年成，凡百米麵都賤，他這賣酒原是恐怕有來遊玩的人，沒鍾酒喫，便殺了風景，若但凡來的都要管待，一來也不勝其煩，一來人便不好常來取擾，所以將賣酒為名，其實酒價還不勾一半的本錢，但只有一件不好，只許在舖中任憑多少，只管喫去，只不教把酒莊了別處去，有來賒吃的，也不許論憑你吃去，也不計帳，也不去討人，也從沒有不還的，尚書自己特嘗走到舖中作樂，一日舖中沒有過酒的菜蔬，叫人家去取來，有兩個過路的客人，過了橋走上堤來，進到舖中坐下，叫說：「暖兩壺酒來，我們喫尚書道，酒倒儘有，只是沒有過酒的菜，所以掌櫃的往家裡取去了。」

斗內自己已有菜，你與我暖酒罷。尚書果然自己裝了兩大壺酒，在爐上湯內煖熱了，自己提了，送到兩個的卓上，又將來兩付鍾筯送去。二人從醬斗內取出的豆豉醃雞，盛了兩碟，斟上酒。尚書道：「請這邊同喫。」一鍾如何？尚書說：「請自方便。」我從不用酒的那兩個問說：「如今這楊老爺有多少年紀了？」也還壯實麼？尚書道：「約纔有八十多了。」還壯實着哩。兩人道：「阿彌陀佛，得他老人家活二百歲纔好。」尚書道：「你二位願他活這們些年紀做甚麼？」一人道：「我們好常來喫酒，我們是鄒平縣的公差，一年從這裡經過，至少也有十數遭。那一次不擾他老人家幾壺尚書道：「你二位喫了，他的酒難道是不與他錢的？這等的感激二人說着說起錢來，也甚惶恐。十壺的酒錢，還不夠別舖的五壺價錢哩。他老人家只不好說是捨酒故意要幾文錢，耍子罷了。」又問尚書說：「你這位老者今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年有五十歲了。在那裡住？尚書道：「我也在這村裡住。今年五十歲，略多些了。」二人又問你這老者也常見楊老爺麼？尚書道：「我是他的緊隣，他是我的房主，俺兩個甚是相厚，行動就合影不離身。一般一個道你兩個怎麼今日就離開了尚書道：「只這會就來了。」二人問往那裡來？尚書說：「就往這邊來。」二人道：「若是就來，我們在此攪亂不便，該預先迴避去罷。」尚書道：「適纔感激他，也是你二位如今要預先躲了去的，也是你二位脫不了那楊尚書，也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睛，你怕他做甚麼？」二人道：「雖狀是一個鼻子兩個眼，天子大臣回家還喫着全俸，地方大小官員都還該朝望。參見哩，好小小的人，你看輕了他。」尚書道：「我合他嘗在一處，並沒有見個公祖父母來這裡參見的。」二人道：「起初也來了幾遭，楊老爺着寔的。」

了嘗時我們吃這兩盞沒事的今日的酒利害這兩盞有些吃他
不了尚書道天已正午日色正熱着哩你們慢慢的吃等掌櫃的
取了新菜來再吃一壺去若是肚餓了也就有見成的飯隨便吃
些二人道酒便罷了飯怎麼好取擾尚書道你不好擾也留下飯
錢就是了正話中間只見掌櫃的提了一大籃菜後邊兩個小童
一個撥了兩個盆子一個提了個錫罐走近前來掌櫃的道有客
吃酒哩這是誰煖的尚書道是我煖的掌櫃的道你二位甚麼福
分敢勞動老爺與你們煖酒哩二人道這莫非就是楊老爺麼掌
櫃的道你們却原來不認得麼二人連忙跪下儘不迭的頭尚書
一手扯着一個笑道適聞多承你二位獎許我這們一頓多謝多
謝我說等新菜來再吃一壺如今却有新菜到了家常飯也來了
叫人掀開我看看是甚麼原來一大碗豆豉肉醬關的小豆腐

配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六

碗臘肉一碗粉皮合菜一碟甜醬瓜一碟蒜苔一大筋薄餅一大
碟生菜一碟甜醬一大罐菜豆小米水飯尚書合掌櫃的說道把
借兩個的讓給這二位客吃罷我往家裡吃去你的飯我叫人另
送來你吃一邊拖着竹杖一個小廝打了一柄小布傘起身家去
對二人道這荒村野坡的可是沒有甚麼您吃胡亂點罷罷了二
人道冒犯了老爺無故又敢討擾尚書道頭一次是生人再來就
是相識了兩個還送尚書下了堤從新又到舖內掌櫃的擺上飯
讓他兩個吃二人道這飯多着哩只怕借三人還不能吃得了讓
掌櫃的也一同吃飯你說我道的議論尚書的盛德兩個道做
到這們大官還不似個有錢的百姓哩真是從古來罕有的事這
要在俺們縣裡有這們一位大鄉宦把天也俵開了還夠不着那

個管家連領長布衫也不敢穿敢作惡哩。二人道却是怎的。難道是做不起麼。掌櫃的道。倒不因窮做不起。就是做十領紬道袍也做起了一則。老爺自己穿的是一件舊白布道袍。我們還敢穿甚麼。二則老爺也不許我們穿道袍。恐怕我們管家穿了道袍。不論好歹就要與人作揖。所以禁止的。二人說我適纔見老爺善模善樣。不是個利害的人。掌櫃的道。若是利害。禁了人的身子。禁不住人的心。人倒還有展脫他。全是拿德來感人。人做些欺心的事。他老人家倒也粧聾作啞的罷了。倒是各人自己的心神。下老實不依起來。更覺得難爲人子。一邊說一邊要打發酒錢。掌櫃的說。大凡吃酒遇着老爺。自己在這裏看見的。舊規不留酒錢。二人道。飯是老爺當面賞的罷了。怎好又白吃了酒去。留下與掌櫃的自己用了。不開帳與老爺看。就罷了。掌櫃的道。剛才說過凡事不敢欺

醜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七

心的你們不曾聽見麼。二人道。正是正是。我們只朝上謝了老爺罷。又與掌櫃的作了十來個重皮。惹方才下堤過橋去了。這是明水的頭一位鄉宦。如此再說一個教書先生的行止。也是世間絕沒有的事。這本村裡有一個大財主人家。姓李上傳流來。只是極有銀錢。要個秀才種子看看。也是沒有的。到這一輩子。叫做李大郎。小時候也請了先生教書。說到種地。做莊家。那心裡便玲瓏剔透。的一說到書上邊去。就如使二十斤牛皮膠。把那心竅都膠住了。的一般讀到十七八歲。一些也讀不進去。卽如一塊頑石。丟在水裡浸一二十年。也是浸不透的。但這個李大郎有一件人不及他的好處。聽見說這個肯讀書。或是見了那讀書的人。他便異常的相敬。誰想天也就不肯負他的美意。二十歲上便就生了一個

便請了一個先生姓舒名字叫做舒忠。這是明水村有名的好人。却是繡江縣一個半瓶醋的廩膳。這李大郎請到家教這兩個孩子。恐怕先生不肯用心教。得要他脩儀十分加厚好買轉先生盡心教道。每年除了四十兩束修。那四季節禮。冬夏的衣裳。真是敬盡禮的相待。那個舒秀才感李大郎的相待。恨不得把那吃穿的氣力都使將出來。這兩個孩子又煞作怪。誰想把他父親的料氣盡數都帶來與了這兩個兒子。真是過日成誦。講與他的書印。板般刻在心裡。讀過的書。牢牢的挖也挖不弔的。教了三年。那舒秀才的伎倆盡了。這樣的館。若換了個沒品行的秀才。那管甚麼。耽誤不耽誤。就拿條蠻棒。你待趕得出他去。哩。這舒秀才說道。這兩個學生將來是兩個大器。正該請一個極好的明師。別揆他方好。我如今教他不過了。決要辭去。免得耽閣人家子弟。李大郎道。哩。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八

好好的正在相處。怎便辭去。大的才得十二歲。小的新年才交得十歲。難道就教他過這。一定是管待的不週。先生推故要去。舒秀才道。你若管待得不周。備我餽是不去的。因你管待得忒周備了。所以我不忍負了你的美意。誤了你的兒子。你的這兩個兒子是兩塊美玉。在那頑石裡邊。用尋一個絕會琢玉的好匠人。紡成得美器。若只顧叫那混帳匠人擺弄。可惜傷壞了這等美才。你道是十來歲的孩子。這正是做酒的一般好酒。醇方才做得出好酒來。那樣酸臭的酒。釀做出來的酒。自然也是酸臭的。若是釀在肚裡的。聽在耳聾裡的。會得忘記。倒也還好。大的時節。捺弔了這陳腐。再受新奇的末。爲不可。他這兩個。凡是到了他的心裡。牢牢的記住了。所以更要防他。我如今另薦一個先生與你。李大郎只得

學生剛得十四歲就進了學，又隔得兩年大的考了一等第十，挨補了廩，第二的也是十四歲進了學，那些富貴人家，都要與他結親。李大郎因服舒秀才的爲人，知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舒秀才雖是寒素之家，却是世代儒門，妻家也是名族，央了人再三求他兩個女兒與兩個兒子爲婦。舒忠道我這樣的寒士，怎與他富家結得親。論這兩個學生，倒是我極敬愛的。舒秀才再三推辭，李大郎再三求懇，後來只得許了親。這兩親家後來相處說甚麼同胞兄弟好，不一心相契得緊。李大官後來官到了布政，李二官官到戶部郎中，舒秀才貢了出學，選了訓導，陞了通判。楊先生官到工部尚書，李大郎受了二品的封誥，這兩件還說是鄉紳士林中的人物，再說那村里還有一個小戶農夫，也煞實可敬。這人姓祝，名字叫做其嵩，家中止得十來畝田，門前開個住

醜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九

客的店兒，一個妻一個兒子，約有三十歲年紀，白白胖胖的人物，只弄成了個半身不遂的痺症，倒有一妻一妾，雖沒有甚麼多餘，却也沒有不足。這祝其嵩一日進城去納錢糧，只見一家酒舖門口一個糧道的書辦長山縣人，往道裡去上班，歇在繡江縣城內，天氣尚早，走到這酒舖來吃酒，臨行袖裡不見了銀包，說是外面一條白羅汗巾裹住，內裡係一個油綠包兒，牙籤內中是七兩六錢銀子，說是弔落酒舖裡面，看見是那掌櫃的拾了不還，把那掌櫃的一頂細纓子帽扯得粉碎，一部極長的胡鬚大絡，採將下來，大巴掌搗到臉上，那掌櫃的因他是道裡書辦，教他似鍾馗降小鬼的一般，那裡敢動彈，一動圍住了許多人，看見他說得真切切的，都還道是那掌櫃的欺心，這祝其嵩說道，事也要仔細再想。

祝其嵩的臉微醺的。海冰噴着過去。說這國村風養的。根子底下的杭杭子也來到這城裡幫七狼殺我了。就劈臉一巴掌。看的眾人說道。你這個人。可也扯淡。他不見了銀子。發極。你管他做甚麼。祝其嵩道。七路不平。旁人躑打哩。不是他拾得。可爲甚麼。就扯破人家的帽子。採人家的鬍子。我剛纔到在四牌坊底下。拾了一個白羅汗巾。顛着重重的。不知裡面是些甚麼。同了眾人取開來看看。若是合得着你剛纔說的。便就是你的了。那書辦說道。我是劉和齋銀包的襯布上面。還有和齋二字。衆人道。這越發有憑據了。祝其嵩從袖中取出汗巾解開來。果狀是個油綠潞紬銀包。一個牙簽銷住。解開那襯布上。果有和齋二字。稱那銀子果是七兩六錢高七的。衆人道。虧了這個好人。拾了要。不是那廟裡沒有屈死的鬼。這賣酒的賠銀子罷了。難爲這們長鬍子都採淨。

醜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十

了那書辦道。這銀子少着一大些哩。我是十七兩六錢。還有五兩重的兩個鏢子哩。扭住了祝其嵩不放。祝其嵩道。我好意拾了銀子。封也不解的還了你。七倒撒起賴來。你把我當那賣酒的不成。那賣酒的怕你。我這山屨養的。不怕你。這守着縣口門近七的。我合你去見七。大爺你倚了道裡的書辦來。我繡江縣打詐不成。那書辦兇神一般。豈是受人說這話的。扭了祝其嵩。喊將進去。縣官正坐晚堂。兩個各自一條舌頭說了。又叫進賣酒的與旁邊看的人。問了端的。縣官道。你把那銀子拿來。我親自稱一稱。只怕是你稱錯了。那書辦遞出銀子。縣官叫庫吏稱了數目。報說是七兩六錢。縣官將銀包合汗巾俱仔細看驗了一會。說道。你的銀子是十七兩六錢。這是七兩六錢。這銀子不是你的。你另去找尋。這銀子

的原物只是少了兩錠的十兩縣官道你十兩放在那裡書辦道都在銀包裡面縣官叫庫吏取五兩的兩錠銀子來遞與那書辦說你就把這兩錠銀子包在裡面我看一看原來銀包不大止耶七兩多銀子已是包得滿七常七的了那裡又包得這十兩銀子去書辦隨又改口道我這十兩銀子是另包在汗巾上的縣公道你汗巾上包這十兩銀子的纒痕在那裡叫趕出去祝其嵩道此等不義的東西小人不要他老爺做別用罷了縣官道你捨得銀子你自拿去你却不用你自去捨與了貧人祝其嵩只得拿了這銀子出來恰好遇着養濟院的孤貧來縣中領糧祝其嵩連汗巾銀包都遞與了衆貧人分去那書辦只乾瞪了瞪眼那個賣酒的哭訴一部長鬚都被他採淨了縣官道我自教道裡爺賠你的鬚便自罷了縣官密七的
了
了一個始末的稟帖稟知了根道那

善氣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報太平時

官清吏潔 神仙

魂清夢穩 安眠

夜戶不關 無懼

道不拾遺 有錢

風調雨順 不愆

五穀咸登 豐年

骨肉厮守 團圓

災難不侵 保全

教子一經 尚賢

婚姻以時 良緣

室廬田里 世傳

清平世界 謝天

且單說那明水村的居民，浮靡質樸，赤心不滴，悶上淳上，高貴的
 不曉得欺那貧賤強梁的，不肯暴那孤寒，却都像些無用的愚民，
 一般若依了那世人的識見，看將起來，這等守株待兔的，个个都
 不該餓死麼？誰知天老爺他自另有乘除，別有耳目，使出那居高
 臨下，聽單的公道，不惟不憎嫌那方的百姓，甸越發看顧，保佑起來，苦
 似如今這等年歲，把那會仙山上的泉源，旱得乾了，還有甚麼水
 簾瀑布流得到那白雲湖裏來？若是淫雨不止，山上發起洪水來，
 不止那白雲湖要四溢汎漲，這些水鄉的百姓也還要冲去的哩。
 却道數十年真是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夜溼
 晝晴，信是太平有象。一片仙山上邊，滿上的都是材木，大家小戶
 都有佔下的山坡。這湖中的魚蝦菱芡，任人取之不竭，用之無禁。
 把這湖中的水引決將去，灌稻池，灌旱地，蔬菜園，供厨井，這自成
 了个極樂的世界。第一件老人在清虛碧落的上，面張了兩隻學
 蘿大的眼睛，使出那萬丈長的手，段揀選那一等極清廉極慈愛
 極循良的善人來做這繡江縣的知縣。從古來的道理，這善惡兩

魔雨。魔風。魔日月。魔星辰。魔雷。魔霧。魔雪。魔霜。魔雹。魔電。旋又生
出一班魔外郎。魔書辦。魔皂隸。魔快手。漸也門子民壯。甲首青夫。
與人番役。庫子禁兵。盡是一夥魔頭助虐。這幾個軟弱黎民。個個
都是這夥魔人的。唐僧豬八戒悟淨孫行者。鎮日的要煮吃煮吃。
若得遇着一個善神持世。那些惡魔自然消滅去了。另有一番善
人相助。贊成。怎這繡江縣一連幾個好官。若是如今這樣加派了
又增添捐輸了。又助賑除了米麥。又要草豆。除了正供。又要練餉
件七。入了考成。時七便要叅罰。這好官又便難做了。那時正是英
宗復辟年成。輕徭薄賦。功令舒寬。田土中大七的收成。朝廷上輕
輕的租稅。教百姓們納糧罷了。那相如今要加三加二的美餘詞
訟裏邊。問個罪。問分紙罷了。也不似如今問了罪。問了紙。分外又
要罰銀。待那些富家的大姓。就如那明醫醫那丹砂靈藥。一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四回

般留着救人的惡症。養人的元氣。那像如今聽見那鄉裏有個富
家。定要尋件事。按着葫蘆。掘子。定要擠他個精光。這樣的苦惡滋
味。當出明水鎮的人家。那裏得有夢着。所以家七富足。男有餘糧。
戶戶豐饒。女多餘布。卽如任在那華胥城裏一般。且說那山中的
光景。有一隻滿江紅詞。單道這明水的景像。

四面山屏。烟霧裏。翠濃欲滴。時物境。景色相隨。淺紅深碧。湖
水幾條。寒似玉。晶簾一片。塵凡隔。今古來。總彙白雲。湖流不
息。屋魚鱗人。蟻跡事。不願覺。常寂。遍桑林。禾黍臨。淵鯉鮒。

胥吏追呼。門不擾。老翁華髮。無徭役。聽松濤。鳥語讀書聲。盡
耕織。

有山水的去處。又兼之風雨調和。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山光映水。

乍寒乍熱的變幻。大家水戶男子收拾耕田。婦人浴蠶做繭。漸次的春社花朝清明寒食亡論各家俱有。株把紫荆海棠。薔薇丁香牡丹芍藥。節次開來。只這湖邊周匝的桃柳山上。千奇百怪的山花開的。就如錦城的金谷一般。再要行甚麼山陰道上。只這也就夠人應接不暇了。所以又有人做滿江紅詞一闕。單道這明水的春天景象。

大桃蕊嫩柳颺。輕風搖淺碧草侵天。千林鶯囀滿山紅。白寒食清明旋過了。稻畦搶種藏鴉麥。剛昨宵雨過。趁初晴。晒磴曠。曉耕天遍。穡陌春儘。女行似識。遇上王。賽社少長咸集。前後東西都坐了。野翁沒个來爭席。直吃得大家頭重脚跟。

高忘王客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四回

三

挨次種完了綿花。蠲秫黍稷穀梁種了稻秧。已是四月半後天氣。又忙劫七打草。苦擗繩索。收拾割麥。婦人也收拾糜蠶。割完了麥。水地裏要急忙種稻。旱地裏又要急忙種豆。那春時急忙種下的秋苗。又要鋤治割菜。子打蒜。苦比邊的這三个夏月。下人因忙的沒有一刻的工夫。就是以上大人。雖是身子不動。也是要起早睡晚。操心照管。所以又有人做滿江紅詞一闕。單道前明水夏天景象。

高樓茅簷。要甚麼綺意。華屋近山巖。水簾瀑布。驅除暑伏。庭際媚。七竹。幾个門前樹。上濃陰。綠把閑書一本。起風涼高枕讀。倦來時書且束。睡迷離。將息。自待黑甜。醒後家當飯熟。食了斜陽炎氣。騰披襟散步。清流曲榭。柳陰底下。有温泉沐。

纔交過七月來，籩獨秋割黍稷，拾綿花，割穀，鋤秋耕地，種麥子，割黃黑豆，打一切糧食，垛梢，斡棒，稻子，接續了晝夜，也還忙個不了。所以這个三秋，最是農家忙苦的時月，只是太平豐盛的時候，人雖是手胼足胝，他心裏快活，外面便不覺辛苦，所以又有人做一隻滿江紅詞，單道那明水的秋天景象：

黃葉丹楓滿平山，萬千紫絳映湖光。玻璃一片，落霞孤鶩，沉澗天風，驅剩暑，連漪霜月清於浴。值告成萬寶，美田疇，秋稅足，籩落下叢，七菊，困窖內，陳七粟，看當前場圃，又登新穀。魚蟹肥，甜剛稻，熟床頭，新酒才堪釀，遇賓朋大醉，始方休。詠野曲。

說便是十月初一日，謝了土神，辭了場圃，是个莊家完備的節候，且這樣滿收的風景，也依不得這个當期，還得半个月工夫，到了

離世姻緣傳

第二十四回

四

十月半以後，這便是農家爰用爲仙的時節。大圃家收的糧食，大窰家做的酒，大關養的猪，大羣的羊，成幾十幾百養的鷺鴨，又不用自己餵他，清早放將出去，都到湖中去了。到晚些，着一个人走到湖邊一聲喚，那些鷺鴨都是養熟的，聽慣的聲音，拖七的都跟了回家，數點一番，一个也不少。那慣養鷺鴨的所在，看得有那个該生子的，關在家裏，一會待他生過了子方又赶了出去。家七都有臘肉，醃鷄，鹹魚，腌鴨，蛋，螃蟹，蝦米，那栗子，核桃，棗兒，柿餅，桃乾，輓裹之類，這都是各人山嶽裏生的。茄子，南瓜，葫蘆，冬瓜，豆角，椿牙，蕨菜，黃花，大困子，晒了乾，放着過冬。揀那不成才料的樹木，伐來燒成木炭，大堆的放在个空屋裏，面清早睡到日頭露紅的時候，起來梳洗了，吃得早酒，的吃杯煖酒，在肚，那溪中甜水做的菜。

甚麼唐王遊地獄。聞言亂語。講到轉午的時候。走散回家。吃了中飯。將次日色下山。有兒孫讀書的。等着放了學。收了牛羊。入關關了前後門。吃幾盃酒。早上的上了炕。懷中亂子。腳頭燈。裏影鬻鬻。子放成一處。那不好的年成。還由有甚麼不好的強盜進院。仇人放火。這樣大同之世。真是大門也不消閉的。若再遇着甚麼至宮。還怕有甚飛殃。走禍。從天中將下來。那時的知縣。真是自己父母一般。任有來半夜敲門的。也不過是那懶惰的隣家。不曾種得火。遇着生塵。或是肚疼。來捫火的。任憑怎麼敲。也是不心驚的。廚已睡去。半夜裏。遇着有尿溺。他一泡。若沒有尿。也只道第二日早晨。等帳了。且不要說那富貴太人家。受享那太平的福分。只說一个

醜世姻緣傳

第二十一回

五

姓游的秀才。名字叫做游希。年將四十歲。了一個妻駱氏。年紀約三十五六歲的光景。也識得幾个字。也吃得幾盃酒。也下得幾着圍棋。一个大兒子名詢。年十六歲。一个女兒名淑姑。年十四歲。一个小兒子名詠。年十二歲。挨着的三个兒女。房中使一个十三歲的丫頭。著兒。廚房中一个僕婦。家中止得六七十畝地。住着一所茆房宅。東面套出一个菜園。也有些四時的花木。東南上蓋了一所書房。這書房。倒也收拾的有致。比住房反倒齊整。游秀才自己在裏面讀書。每日也定了个書程。那園中兩株大垂楊樹。七下一張石桌。四面都有石凳。從二月起。八月中。秋止。這幾個月。日間的時節。游秀才只在書房完那定下的工課。連飯也是送去的。吃凡百的家事。倒都是他的細君照管。那日間他的細君。除一

中石磴上坐下擺上幾碟精緻小酒旁邊生了火爐有數是量就
的一尊酒團頭聚面的說七笑七或是與兒子講說些讀過的書
文或是與女兒說些甚麼賢孝的古記再不然與細君下苟圍棋
吃完了酒收拾了家生口以爲常到了冬裏的時節晚上圍了爐
點了燈燭兒子讀夜書自己也做些工夫細君合女兒也做生活
總在這張方卓之上兩枝蠟燭之下大家完了公事照常的備了
酒茶吃酒完了收拾安寢除了歲科兩考進到城裏走走不然整
年整月要見他一面也是難的所以又有人做滿江紅詞一闕單
道那明水冬天的景象

雪封林麓看冰針簇七徧懸茆屋無底事絮袍毡帽負墻迎
旭聞數周輪和魯肅或說宋江三十六傳夕陽西下看寒鴉

投古木 掩籬門客晚粥剔書燈子夜讀飲新醪數盞脫巾
歸宿山裏太平無事擾安眠高枕何妨熟待明朝紅日上三
竿才睡足

就是晝夜陰晴月風雪雨件件都有佳趣那書間看了四面峻青
的山翠綠的樹如鏡面湖水魚鱗馬齒挨去的人家所以多有入
題那勝槩的詩且只單取他兩句道

百丈霞明文五色 雙巖樹合翠千層

到了晚間山寺鐘鳴之後柴門盡掩鷄犬無聲砧杵相聞伊吾微
耳偶在高頭下望

四合巖烟濃似雨 周遭燈火密於星

四合陰雲清風徐起雷聲隱七電火拖金登樓四瞰牛羊下山禽

奔濤混雜黃河

聲

琉璃掩映青山色

龜虹歇雨止電收雷相

迫歸雲非風不可珮聲聞於竹圃筵韻

鳥語葉聲相雜

響

溪流松韻總和鳴

說那月夜四時皆有佳

景萬籟無聲四虛咸寂疎林玉鏡懸空湖

畔金輪浴水悠揚笛韻

不知何處飛來縹緲鐘聲應自上方遊至

也有兩句詩道

山遭四面沙爲

茶

樹繞千家玉是林

說到雪的景致比這雨

晴風月更又不同推想這一片山河大地

通前敘後成了一個粉

粧玉琢的乾坤就是那險谿惡嶺的所在

也還響響如通衢平坦

的一般何況又是這般勝跡所在通是在

世如繚傳

卷二

四四

七

廣寒宮闕冰玉壺中的

光景令人逸骨仙七澄空徹底也有兩句

湖成珠海三千頃

山作藍田百萬層

山東六府泰山東海這

是天下的奇觀固要讓他罷了至如濟南

的華不注函山鵲山鮑

山巒山夾谷長白孝堂紫榆徂徠梁父大

石平原大明跑突文衛

灑樓這都說是名勝寫在那志書上面這

都有甚麼強如這會仙

山白雲湖的好處再如兗州的九山雖不

是大觀但聖母顏氏禱

此而生孔子到如今顏氏所生之谷草木

之葉皆上起所降之谷

草木之葉皆下垂這孔聖人發跡的所在

那較得甚麼優劣雷澤

相傳有神主之龍身人頭鼓其腹作雷聲

史記舜漁于雷澤就是

此處這聖地經歷的所在也不消論甚好

馬陵南武這都是兗州屬內各山會濟汶汜洙泗這是兗州屬內的古河范蠡湖蜀山湖桃花澗滄浪淵南池阿井澤華池這都是兗州屬內的勝水還有梁山灤這藏賊的所在上不得數的這些水也都不如那明水的風光再說東昌也有甚麼兗山泰山歷山箕山這都早已不足數恨命爭說當初舜耕的所在就是這個歷山許由隱的所在就是這個箕山舜是山西平陽府潯州人却因甚的跑到東昌去耕地許由放着本處這樣首陽中條的大山不隱也跑到東昌去隱大舜倒只有那鳴石山有些好景那山巖有百餘丈的高扣之聲就是鐘磬一般响昔有人隱居巖下嘗見一人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時嘗遇見一日扯住他的袖子問他來歷他說姓王字中倫王宣王時入少室山修道往來經過愛此石清響常來暫聽用力求他養生的法術遂畱下崔崔知大的一個石壘世姻緣傳第二

子忽然不見把石子含在口內終日不餓如此等的山也可以與那會仙山稱得兄弟可又沒甚出產其水有漳河鳴犢河衛河瓠子河灤川鶴渚這都是東昌的水還猶僕水岸上有莊周釣臺古時有一个樂官叫作師延與紂做那淫哇委靡之樂武王伐紂恐怕武王殺他自已投入濮水而死後衛靈公夜宿濮水之上聽見鼓琴之聲召樂官師涓細聽要習他的曲調師涓聽了一會說道此亡國之音習他何用不知此等的水也都載入志書青州府有雲門山牛山是齊景公流涕的所在孤山沂山靈山大峴山琅琊山九仙山浮萊山大牟山三柱山淄澗水白河康浪水葛陂水這都是尋常的名跡只有范公泉在府城西范仲淹做太守時有善政忽湧醴泉遂以范公為名今醫家汲泉丸藥號青州白丸子此

洲在海中間相傳生不死草。葉似菰苗。藜生一株可活一人。秦皇時曾遣道士徐福發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洲採藥。後竟不知下落。這又是虛無不經的謊話。盡頭還有萊州的黃山之萊山。天靈山。孤山。陸山。大珠山。不其山。漢時有一個童恢做這不其縣的令。縣有虎食人。童恢禱告了山神。要捉那食人的老虎。不兩日果然獵戶捉了兩隻虎。到童恢分付了那兩隻虎道。吃人的垂首伏罪。不食人的仰首自明。一虎垂頭不動。童恢叫把那個仰首的放到山去。那個垂首的殺了抵命。後又改爲馴虎山。其水也。除了海名。那掖河。膠河。濰水。芙蓉池。這都不如那明水。這些的山水都是人去粧點他。這明水的山水盡是山水來養活人。我所以諄諄的誇說不盡形容有餘。但得天地堂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培養得這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員外店內聯姻

買鄰十里仁者應如是况逢此等佳山水更有何方是美
無煩絳闕瑤臺只須此便蓬萊且有女兒緣在赤繩牆

地牽來 右調清平樂

却說明水鏡有一個也上貴的富家姓狄名宗羽號賓梁雖是讀書無成肚裏也有半瓶之醋混七蕩七的嘗要雌將出來因家事過得頗也有些俠氣人也有些古風隔壁也開一個精致的店招接東三府往來的仕宦飯錢草料些微有些撰手就罷不似別處的店家拿住了死蛇定要取個肯心遇有甚麼貴重的客人通像賈客一般款待不留飯錢都成了相知往來的訛稱他爲狄員外一日間有一頂抬轎一乘臥轎幾頭騾子老早的安下店內狄員外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五回

同那指使的人道說店內歇下的是甚麼官人回道是一位老爺一位奶子一位小夫人一個使女兩房家人媳婦三個管家是河南衛輝府人姓薛原任兗州府學的教授如今陞了青州衛府的紀善前來到任狄員外又問這官人約有了多少年紀了回說也將近五十來的歲極和氣的好人狄員外自已走過店去與薛教授相見了敘了些履歷狄員外教家裏另取過茶去吃了講話中間倒像似舊日的相知一般狄員外別了回家來分付教人好生答應薛教授也隨了來狄員外家同拜狄員外隨設小酌相款留喫了晚飯說了更把天的話薛教授方別了回到下處第二日清早薛教授送了四包糖纏二斤蒿菜狄員外收了賞了管家五十文錢又備了一個手盒帶過那教授來送行薛教授封了五錢銀

陰來就要下雨的光景，狄員外苦留說：「前去二十里方是二十里，舖都是小店，歇不得驕馬，再二十里方是縣城。」這雨即刻就下，不如暫候片時。如天色漸次開朗，這自然不敢久留。若是下雨，這裏房舍草料俱還方便，家常飯也還供得起幾頓。一邊挽留，一邊雨果然下了。薛教授只得解了行李，等那天晴，從來說開門雨，飯了晴，偏這一日陰陽，却是不準，不緊不慢，只是不止。看七傍晚，狄員外又備了午飯，送去薛教授，合他渾家商議道：「看來雨不肯住，今日是走不成了。」悶七的坐在這裏，不如也收拾些甚麼，沽些酒來，與狄東家閑坐一會。薛奶七道：「醬子內有煮熟的臘肉，醃雞，濟南帶來的肉鮮，還有紺蝦米、豆豉、蒿蕪，再着人去買幾件鮮頃飯來，批做了好些品物，携到店，儘後一層樓上尋了一大瓶極好的清酒，請過狄員外來，白話賞雨，真是一遭生雨，遭熟越發成了。相知。」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五回

這番並說閑話，敘起兩個的家常。薛教授自說是衛輝府昨城縣人，名字叫薛振宇，起之十七歲，補了廩，四十四歲出了貢頭，一任選金鄉的訓導，第二任陞了河南杞縣的教諭，第三任陞了兗州府的教授。剛八個月，陞了衡府的紀善。這幾年積下些微束修，倒苟且過的日子，只因家中有一個庶母弟，極是個惡人，專一要殺兄爲事的。今五十二歲，尚無子女，所以只得要回避他。不然也還可以不來做這個官的。狄員外問：「還是有了子不舉，還是從來不生？」薛教授道：「自荆人過門，從來不曾生長。」狄員外說道：「何不納寵？」薛教授說：「昨臨來的時節，也只得娶了一人，但不曉天意如何，哩。」又問狄員外：「有幾位子女？」薛庚幾何？狄員外道：「小老犬十年今年有四十二歲，也是男女俱無。」薛教授問：「說有尊寵，不曾？」狄員外道：

弄命的口也說在下五十四上方開花到五十六上方纔子且說還有三子送給又說這明水的主厚民醉風恬俗美真是仙鄉樂上狄員外道往時這做鎮的所在老文所稱習的這八個字倒是不敢辭的如今漸上的大不似往年了這些新發的後生那裏還存上世的一些質樸薛教授道雖不比往時也還勝如別處若說起做鄉的光景越發不成道理了不知貴處這裏也許外人來住著狄員外道做處到不欺生只是地土沒有賣的成幾輩傳流下去真是世業但這東三府的大路除了種地也儘有生意可做這裏極少一個布舖要用布不是府裏去買就是縣裏去買甚不方便薛教授道或是賣不行怎麼及個開舖的狄員外道別處的人誰肯離了家來這裏開舖做處本上的人只曉得種幾畝地就完

世姻緣傳

第二十五回

三

了他的本事這撰錢的營生是一些也不會的卽如舍下開這個客棧不是徒在飯食裏邊撰錢只爲欺那些頭口撰他的糞來上地賤工的飯食草料只剛賣本錢哄那趕脚的住下薛教授說怪道的昨日剛纔午轉從濟南到這裏只走了七十里地便苦工的定要住了說着飲酒不覺一更有餘雨還不止狄員外打了傘穿了泥屐別了薛教授回家分付安排早飯伺候次早天色漸次開朗薛教授收拾起身見狄員外不以過客相待倒不好再送飯錢再三的作謝相別許說端人來謝薛教授赴青州到過了任那王府官的營生且那衛府又是天下有名的淡薄去處只好農口而已年卽將近果然差了一個家人薛三槐帶了二十斤糖毬兩疋壽光出的上絹寫了一封書專來狄家致謝狄員外將薛三槐留

送了薛三槐三錢銀子從此之後兩個時常往來彼此饋送不止
一年二月間薛教授又差了一個家人薛三省要赴清明回賸城
去上墳這明水是必由之路順便又有與狄員外的書禮却說狄
員外正月二十日生了一個兒子舉家就如得了異寶的一般薛
三省到的這一日正是這兒子的滿月親朋都來舉賀治酒款待
甚是的匆忙狄員外對薛三省說你薛爺大我十歲笑命的說我
四十四歲方纔得子今剛交過四十四歲果然得了兒子你們薛
爺對我告訴也說從有筭命的許他五十四上光要開花不知小
夫人有甚喜信薛三省道小夫人昨日二月十六日添了一位小
姐我來的那日剛是第二日了狄員外道若據了兩件事這等說
得着這命又是該筭的了將薛三省留過了夜次日打發去了狄
員外於三月十一日因薛教授帶着人來通問兩年間並不曾回

醒世如緣傳

第二十五章

四

差一個人去要趁這三月十六日是他小姐的滿月與他送個賀
禮也要報他說生了兒子這即備了一個五錢重的一個銀錢一
副一兩重的手鐲外又幾掾咬食之物差了家人狄周騎了個騾
子前去了薛教授家拆看了書投了禮留款狄周住了兩日打
發了回書也圓了賀禮兩家相處愈久愈厚不覺已是八年因考
察王官薛教授因上長史合氣被他喧地裏開了個老疾准了致
仕薛教授道住在這裏八年一些也沒有出塵到不如丟了自
在但回家去當不起這個惡弟要來筭計不如順路往在明水那
裏果然五十六上得了個兒子五十八上又添了一個次子等這
兩個兒子略長的大些回家不遲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先差家人
薛三槐持了書央狄員外預先尋下房子要在明水久住狄員外

邊將薛三槐先打發他去回話一邊看了人在那店後邊房子掃地糊窗另換了潔淨床席重新安了鍋灶鋪設了器皿桌椅之類預備了米麪柴薪油盐醬醋諸色完備不一日薛教授帶了家眷在三四十里路上先差了薛三省來看下處知得凡事齊整飛也似去回了話薛教授甚是歡喜狄員外忙教家中整治飯食相待不一時薛教授同家眷到了進入後去比那前日來的時節更是周全比到自己家裏也沒有這等方便狄員外隨即過去拜了親自送了小飯辭了回家薛教授嘆節過來回拜次日狄員外的娘子備了一桌酒過去望那薛教授的夫人初次相見甚是和氣領出女兒合兩個兒子來相見女兒六歲生他的時節夢見一個穿素衣的仙女進他房去就生他下地所以起名素姐大的兒子四

魁世姻緣傳

第二十五回

五

歲叫春哥第二的兒子二歲叫冬哥看那素姐嫂青的頭皮烏黑的是頭髮白的是臉紅的是唇纒的一雙玉腕小的一兩隻金蓮雖然是壹苞含苞後必定芙蓉出色就是那兩個兒子也都不

是那窮腮乞臉的模樣又請出小夫人來相見

戴一頂矮七的尖頭髮髻穿兩隻彎七的躡脚弓鞋紫堂色的面皮人物也還在下等細了挑的體段身材到可居上中雖然芝草無根只怕驢驢有種

相見過大家敘了半日話各自散了次日薛教授的夫人也叫人稱了五斤豬肉兩隻雞兩尾大鮑魚二十隻鮮蟹兩枝蓮藕六斤山藥兩盤點心過來回望狄員外的娘子叫人置辦了齊整款待叫出兒子狄希陳見那薛夫人因憶起與薛素姐都是同年六歲

生比薛素姐大一個月。狄學生雖不十分生得標緻，却也有個大眼敦比實比的，在那薛教授的夫人心中，想道：若不是我們還回河南去，我就把素姐許與他做媳婦。在那狄員外的娘子肚中，笑許他若肯在這裏住下，我就把陳兒與他做了女婿。兩個夫人的心腸，各人回去都對着自己的丈夫，閒說却也丟過一邊。過了幾日，薛教授央狄員外陪了拜那明水鎮的人家，就帶着尋看房子。薛教授因與狄員外商量笑計，要開一個棧布店，房子要尋前面有店面的，看了許多，再沒有恰好的，不是鋪面好了，後面的住房不夠，後邊的住房夠了，就是前面的鋪面不好，正沒理會，恰好一個單教官的兒子，單豹，稽初他的父親叫做單于民，做南陽府學訓導，雖是一個冰冷的教官衙門，他貪醜將起來，也就當他不起，缺了教授輪，該是他署印那時，新進了些秀才，往時該送一兩

醒世姬緣傳

第二十五回

六

的如今三兩也打發他不下來，他要了堂上的常規，又要自己齋裏的舊例，家人又要小包，兒子又要綉梯，已轍的些新秀，才叫苦連天。典田賣地，內中一個程生，叫做程法湯，從幼無了父母，入着在一個寡婦文母家內，已結叫他讀書，因府考沒有銀子，尋分上，每次不得進道，這一次不知怎的得闖進道去，高比的進了，第二道單于民恨命問他要錢，上了他較一五一十的打了幾遭，把文母合媳婦的幾根也燒化了幾件衣服，也典賣了丈母還有幾畝地，笑計賣來，送了他連女婿的兩家，人口却喫甚麼，待不賣了，送去，恐被他捉住，便打個臭死，正在苦楚，恰是八月丁祭，完了，取過那簿查點那些秀才，但有不到的，懶人都是他的納戶，每人五六錢的，監銀子，程法湯點過名去，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他叫程法湯

管河的也就要吃那河裏的水都像你這個畜生進了一場學已
送得我兩款銀子就要拱手我沒的是來管忘入樂工哩抬過甃
來叫門子着實的打了二十五板打的程法湯上天無路下地無
門一條單褲打得稀爛兩隻腿打得黑了了一塊心裏氣惱進學
原是圖榮如今把丈母媳婦的首飾衣裳損折得精光還打發得
不歡喜被他痛打這一頓如今棟瘡又大發疼痛着了惱變了傷
寒不上四五日之間死了有一個孫鄉宦做了兵部主事因景皇
帝要廢英宗太子諫言得罪回來在家閑住聞得說有這一件事
心中大不平起來了自己來與程法湯吊孝必定驗看了程法湯
的臀一隻腿打得發青一隻腿割得稀爛看了大哭一場隨與單
十民抵死做起對來自己走到督撫兩院司道都遞了呈子兩院
隨世如緣傳

第二十五回

七

行了學道後來把這單于民照貪酷例問了河間衛的軍追了七
百銀子的貶零碎也打多二百名板子把那行杖的兩個門斗都
問了衝驅的徒這單于民雖不曾抖得他個精光却也弄得一敗
塗地的回家這單豹是單于民的個獨子少年時人物生得極是
標致身材不甚長大白面長鬚大有一段仙氣十八歲進了學補
過廩每次都考在優等在外與人相處真是言不妄發身不妄動
也吃得幾杯酒却從不曉得撒酒瘋酒風那花柳門中任你甚麼
三朋四友哄他不去在家且是順要一點忤逆的氣兒也是沒
有的自從單于民做了教官長了三十多歲漸上的把氣質
改變壞了也還像個人自從打發了程法湯這單豹越發病狂起
來先把自己的媳婦今日一頓明日一頓不上兩個月吊死了見

老狗自己稱呼是程老爺後木不止把氣質變了就是把那模樣聲音變得一些也不似那舊日的光景一隻左眼吊了上去一個鼻子却又歪過右邊臉上的肉都橫生了一部長鬚都卷得像西番回子一般間或日把眼睛也不上吊鼻子也不歪邪見了婆娘宛若就如平日馴順問他何日所爲的事他再也不信說是旁人哄他正好上的三不知又變壞了進去歲考他却不做文章把通卷子密七寫的都是程法湯訴冤說苦的情節敘得甚是詳細學道喜歡他做得好就高七的取了一個六等第一還行在縣裏查究縣裏回說他是心病那宗師說這不是心病這還是有甚麼冤業報應自從縣詳上去宗師也就罷了後來棺木盛殮要光七的拉了出去族中的人勉強入了材他常要使狼頭打開來看一日防他不

世姻緣傳

第二十五回

連材帶凳推倒地下把材底打開吳得那一村人家怨天恨地捉他去送官他母親瞞了他從所十匠人灰布了起了個四更頂門穿心槓子抬去埋了自從單于氏理過以後那心病漸七的轉頭改變得吃了酒撒酒風過着瞎錢的去處不論甚麼光棍花子坐下就賭人贏了他的賒數與了人去他若贏了人的却又不問人要遇有甚麼娼妓好的也嫖友的也嫖後又生出一身天報瘡來單于氏新買添的產業賣得精空只有祖遺的一所房子與楊尚書家對門前面三間舖面後面兩進住房客廳書舍件上都全薛教授極是歡喜只是楊家的對過外人怎麼撞得進去只得讓陽尚書的孫子買了央狄員外去說薛教授要租他的房住楊家滿口應承說這房子只爲緊鄰不得不買其實用他不着任憑來往不妨我這價錢使了一百五十兩銀子每月也只一兩五錢

子又分外封了一兩八錢管家的常例同狄員外送上門去楊官人收了說該有甚修整所以你們自己隨便修葺計了帳篋做房錢就是薛教授急忙修理齊整揀了吉日移徙了過去狄員外歛了些街坊與他去送鍋狄員外同娘子也過日辦了禮去與薛教授的夫人溫居薛教授自從搬進去人口甚是平安狄員外兩個時常一處的白話商量要開布店一日有一夥青州의 布客從臨濟縣下布來往時這明水不是個佳處從臨濟起身三日宿濟南城東二十五里王舍店第四日趕繡江縣住這二日因有了兩只舟在明水宿了狄員外與那些客人說起話來講說那布行的生意那些客人從頭至尾說了個透徹因說有一個親戚要在這裏開個布舖客人說這有何難我們三日兩頭是不斷有人走的丹

陽世姻緣傳

第二十五回

九

他收拾停當等我們回來的時節就了他同去這是大行大市的生意到我們青州穩七的有二分利息若止到這裏三分利錢是不用講的這梭布行又沒有一些落腳貨半尺幾寸都是賣得出錢來的可也要安當的人做若在路上大吃大用嫖兩夜若在舖子裏賣些低銀走了眼賣塊假銀子這就不的了你只問他跟着俺走再沒有岔了的路狄員外問你們趕幾待回來我這里好叫他何候客人道俺有數二十日走一遭時刻不爽的就是陰天下雨差不了半日工夫那日眾人吃的飯錢狄員外也再三不肯收他的打發起身去了方與薛教授說知叫他收拾下銀子差下人等他們來到就好同行收拾停當舖面貨到就對開舖薛教授足足了五百兩買布的水錢又五十兩買首帕汗巾暑襪麻布手巾

時叫薛三槐兩個一同起身

同了那些人買了許多布驢子

馱了回來揀了日子開張布

店這樣一個大去處做這獨行生意

一日整二三十兩的賣銀子薛三槐兩個輪著一個掌管一個走

水薛教授沒的事做鎮日坐在舖裏看做生意秋員外凡是空閒

便走到薛教授店裏坐了半日的說話後來兩家越發通家得緊

裏邊堂客也都時常往來秋希陳也常跟了秋員外到薛教授舖

中頑耍也往他後邊去只是那薛家素姐聽見秋希陳來到便開

門開戶的躲藏不迭他的母親說你又還不曾留髮都是尔孩子

們正好在一處頑耍爲甚麼用這樣躲避素姐說我不知怎麼但

看見他我便要生起氣來所以我不耐煩見他母親笑道小家子

丫頭你見與他些果子吃嫌他奪了你的口分明日還要叫他與

你做女婿哩素姐道那麼他要做了我的女婿我白日裏不打死

他我夜晚間也必定打死他由我之一口氣母親道這丫頭不要

胡說這樣閒話只當是耳邊風時常有的又遲了兩年光景薛教

授見得生意興頭這樣魚米所在一心要在這裏人了籍不回去

兩去了嘗與秋員外商議秋員外道既是心愛的去處便入了籍

何妨這裏如今也同不得往年儘有了賣房子合地土的我明日

與經紀說遇着有甚麼相應的房產叫他來說這一年秋員外又

生子一個女兒因是七月七日生的叫是巧姐薛教授又生了一

個兒子十月立冬的日子生的叫是再冬彼此秋薛兩家俱送粥

米米一日薛教授使了個媒婆老田到秋家要求巧姐與再冬做

媳婦秋員外同他娘子說道我們相處了整七的十年也再沒有

我打聽房產了，若再不相信，我先把素姐許了。際留我們大家換了親罷。老田又照依與狄員外說了。狄員外道：「石是如此，再沒得說了。」老田領了分付，回了薛教授的話，擇了吉日，彼此來往，通了婚書，又落了插戴。那薛教授的夫人，向着素姐，取笑說：「你道看了他生氣，如今可怎麼果然做了你的女婿了？」素姐道：「再沒有別的話。」素姐只是看我報仇，便了他母親說這等話。以後再不與你說。素姐說我倒說得是。正經娘倒惱，將起來哩。兩家原是厚交，今又成了至親，你恭我敬，真如膠漆一般。一個河南人，一個山東人，隔着兩千里地，結了婚姻，豈不是有緣千里能相會，但只是素姐誠語不好，後來不知怎生結果，再看王回收望。

作孽眾生填惡貫

輕狂物類釐良心

風氣淳漓不自由

中天渾噩至春秋

真誠日漸淪於偽

忠厚時侵變作偷

父子君臣皆是幻

弟兄朋友總如仇

炎涼勢利兼凌弱

誚富欺貧愧未流

天下的風俗也只曉得是一定的厚薄誰知要因時變壞那薄惡的去處這是在再沒有復轉淳龐且是那極敦厚之鄉也就如那淋醋的一般一淋薄如一淋這明水鎮的地方若依了數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斷亦不亞西周的風景不料那些前輩的老成漸上的死去那些忠厚遺風漸上的澆漓那些浮薄輕儇的子弟漸上的生將出來那些刻薄沒良心的事體漸上行將開去習染成

世姻緣傳

第一一六回

一

風慣行成性那還似舊日的半分明水那有勢力的人家廣布了鷹犬專一四散開去鑽頭竟羅打聽那家有了敗子先把那敗子引到家內與他假做相知叫他瞞了父兄指定了產業扣住了月分幾十分行利的數目借些銀子與他到了臨期木利還不土來又把那利銀作了木錢利土加利譬如一百兩的本不消十個月疊算起來就是五百兩當初那一百兩的本又沒有淨銀子與你帶準折帶保錢帶成色帶家人抽頭極好有七十兩上手若是這一個敗子只有一個勢豪算計也還好叫他專心耐應却又有許多大戶就如地下有了一個死雞死鴨無數的錫場在土面旋繞的一概這是以強欺弱硬拿威勢去降人的又有那一等不是敗

子家裏或是有精緻書房或是有甚亭榭花園或是有好莊院地土那人又不肯賣這人又要娶他的只得與他結了兒女婿

弄那家神鈎他一個罄淨。若是有飯吃的人家。只有一個女兒。沒有兒子的。也不與他論甚麼輩教。也不與他論甚麼高底。必定硬要把兒子與他做了女婿。好圖驅他的家私。甚至于丈人也還有子。只是那舅子有些濃包。丈人死了。把丈人的家事。拾個絲毫。不剩連那舅子的媳婦。都明白。白的奪來。做了妾的。得做就做。得爲就爲。不管甚麼。是同類也。不曉得甚麼。叫是至親。僥倖進了小學。自己書盲也還不明。句讀也還不辨。往起幾間書房。貼出一個開學的。卷子。就要教道學生。不論甚麼好。反來的就收。自己又照管不來。大學生肯小學生的書張。學生把李學生的字。也不管那書背得來。背不來。做寫得好。寫得不好。把書土號的日子。做土判的。殊頭書上的字。也不曉得與他正。正做土的字。也不曉得與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六回

二

他改一改。看了一本講章。坐在上面。把那些學生大的小的。通的不通的。都走攏一處。把那講章上的說話。讀一遍。與他們聽。不管人省得不省得。這便叫是講過書了。有那做文章的。也並不曉得先與他講。這題目該斷做該順做。該先斷後順。該議論帶敘。事或兩截。或門扇。怎樣起。怎樣提。大段怎的立意。後比怎樣照管。後邊怎樣收束。只曉得去個題目。與你憑他亂話。胡亂點幾點。抹兩抹。驢唇對不着馬嘴的。批兩個字。在土面。有那肯問的學生。去問他些甚麼。粧起一個模樣來。吟唱道。你難道在場裏也敢去問那宗師麼。這是支調之言。其實是應不出來。如今の時文。純是用五經用蘇文的間。有用秦漢左史等傳的。他自己連一部通鑑。夢也不曾夢着。學生們買部坊刻。叫他選擇。把些好的。盡數選。吊單

天分高的學生自家崛起進了學。定住了數百一二十兩的要調。應得不甚爽快。私下打了。還要遮呈子。若是誤投了一個先生。你就要抽頭去了。就如拿逃軍一般。也定要清勾你。轉來除非變了臉。結了仇。便罷。再不然後來不讀了書。你若還要讀書。後來進了學。你只跟他讀一句。趙錢孫李也。也要許你個肯心。再沒有不成仇敵的。聞或有個把好先生。不似這等的那學生。又歪怒起來了。進了學。拜也不拜一拜。甚至撞見。揖也不作一個的。後生們見了八九十歲的老人家。有得好的。不過躲了開去笑。他彎腰屈背。倒四顛三的。還有那樣輕薄的東西。走到跟前。撲頭撞臉。當把戲撮弄的。但那老人家裏邊。也不照依往時。個上都是那先朝法物。肉中也有那等倚老賣老。上而無德的人。那些後生們。戴出那蹺蹺古怪的中帽。不知是甚麼式樣。甚麼名色。十八九歲一個孩子。戴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六回 三

了一頂翠藍綉紗。嵌金線的雲長巾。穿了一領鵝黃紗道袍。大紅段猪嘴鞋。有時穿一領高麗紙面紅杭細裏子的道袍。那道袍的身。倒只打到膝蓋上。那兩隻大袖。倒拖到脚面。口裏說得。都不知道是那裏的俚言市語。也不管甚麼父兄叔伯。也不管甚麼舅。上外公動不動。把一個大指合。那中指。在人前。掖一掖。口說。啣我兒的哥阿。這句說。相習成風。書夜牛飲。成兩三日。不回家去。有不吃酒的不。管是甚麼長者。不長者。或一隻手。撐了耳聾。或使手。捏住鼻。于照嘴帶衣裳。大碗。灌將下去。有一二老成。不狂肆的。叫是怪物。扭腔支架子。藥吊了。不來理的。這就喚是便宜。不然。統了人。還來征伐前輩的。鄉紳長者。背地裏。開口就呼他的名字。絕不曉得甚麼。是親。是眷。甚麼是朋友。一味。只曉得。叫是錢而已。矣。你只有

過你恩惠的。到了飯後就不與你往來。到了日中就不與你說話。到了日落的時候你就與他劈頭撞見。他把臉扭一扭。連揖也不與你作一個。若騎着匹馬或騎了頭騾子。把那個屁股臉的高高的。又不帶個眼罩。撞着你竟走若講甚麼故人。若說甚麼舊友。要拿出個錢半升米來助他。一助夢也不消做的。你不周濟他也罷了。還要許多指戳許多笑話。生出許多的誣謗。這樣的衣服這樣的房子。也不管該穿不該穿。該住不該住。若有幾個村錢。那庶民百姓穿了。廠衣戴了。五六十兩的帽套。把的書侍郎的府第都買了。住起寵得那四條街上的娼婦都戴了金線梁冠。騎了大馬街中心撞了人。竟走一日。聞四五個樂工身上穿了絕齊整的色衣。跟了從人。往東走去。過了一歇。只見前邊鼓樂喧天。拍了幾個

開世姻緣傳

第二十六回

四

彩樓裏面許多軸帳果酒手盆。那四五個樂工都換了斬新雙絲的市絹圓領藍絹襯擺。頭上戴了沒翼翅的外郎頭巾。腳上穿了官長舉人一樣的皂靴。腰裏繫了舉貢生員一樣的儒帶。巾上簪了黃燦上的銀花。肩上披了血紅的花段。後邊跟了許多舉人相公。叫是迎賀色。長迎到跌裏邊演樂廳上。擺酒作賀。把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家。怪異得呼天叫地。都說不惟眼裏不曾看見。就是兩隻耳聾。粟也從來不曾聽見。有這等奇事。一個秀才叫是麻從吾。不要說那六府裏邊。數他第一個沒有行止。只怕古今以來的歪貨也。只好是他第一個了。且姑舉他一兩件事。八說吃了僧道一粒米。千載萬代還不起。這道士的飯是好。吃他的。况是個廩膳。又說不得窮起。他却捐了讀書為名。走到一個張廟去。至夜住將

起來。光禿也還眼道。士吃飯。道士吃粥。他也說

隨了吃粥道士

吃餅他正隨了喫餅後來漸上的越發作梗起來嫌粥吃了不耐
飢定要道士再捍上幾個餅嫌光吃餅躁的慌別那道士再添幾
碗飯後來不特吃飯且要吃酒不特吃餅且要喫肉道士應承得
略七懶怠是要拳莊脚踢一頓道士師徒兩個往時出去與人家
念一三經分的那供獻饅七點心燈斗裏的糧食師徒兩個的襯
袋藏在袖裏的茶餅辛苦一日三四日還快活不了自從有了這
座從吾大風裏吊了下巴嘴也趕不上的起初師徒齊去撰錢還
好都去了幾遭那房裏有斗把米豆林從吾拿了回家去與自己
的老婆兒子吃了幾件衣裳拿去當了他的單七刺了一床棉被
又奪了蓋在自己身上致得那道士的師徒不敢一齊走出定要
留下一個看家少了一人撰錢反多了一人喫飯怎生支搜得來
也受他作害了一年零三個月那道士師徒只得三十六計麻從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六回 五

吾等了一日十二更天氣不見兩道士回來好生痛恨等到次日
已牌時分等他回來做飯那裏有個踪影算計弄開他的房門憑
他甚麼東西且拿來換食吃在肚裏走到跟前把那把鎖托了一
托豁喇一聲吊在地上原來是一把泥灰有黃的鎖皮開進房去二
看連炕上的一領蘆蓆都不知從幾時揭得去了口裏罵道這兩
个狠牛鼻子虧他下得這們狠拋撇我去了我這一日多不曾吃
飯走回家去纔吃叫老婆孩子也笑話沒奈何的且把那個鉄磨
拿去換些飯吃走進大殿上去往四下一看真說鉄磨連那面大
皮鼓也都沒了麻從吾發狠咬得牙關刺七價响發覷處置他師
徒兩個過了兩日寫了一張呈子呈爲拐盜事稱說在張仙廟讀
書因托道人楊玄樸并賊徒凌冲霄看守書房供伊飯食一年有

器各面手卷書籍琴劍盜拐無踪伏乞稟請差人嚴緝追償上呈
赴綉江縣遞准。差了兩個應捕四下捉拿。倒是那兩個差人有些
見識。說這個麻相公是有名沒德行的。個人嘴和尚喫道士的。他
有甚麼鋪陳衣服。叫道士偷去。這株瞎頭子的營生。那裏去與他
緝捕。丟在一邊。麻從吾見兩個差人不去拿那道士。一日跟了投
文。又上去稟那縣官道。生員所失的東西。不下千金。都是可捨得
過的。若不急。追捕。只怕把許多藏書名画。失落無存。不爲小
可。兩個差人受了那兩個道士的重賄。不肯拿他。見官。縣官拔了
一枝籤。卽拘原差回話。拿了兩個差人。來到稟說他說失了許多
東西。叫他開個失單。他又抵死的不肯開。沒些罅隙。那裏去與他
緝訪。縣官說你就當面開出單來。好叫他四外麗訪。麻從吾拿了一
枝筆。鋪了一張紙。想了半日。寫道。藍布褲子一件。藍布棉被一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六回

六

床席枕頭二個。藍布道袍二件。白布裙二腰。青布夾襖二件。青布
夾褲一件。藍布單褲一件。腰毡襪二雙。新舊鞋數雙。唐巾二頂。錫杵
案五件。錫茶壺一把。錫酒壺二把。錫燈臺一個。鐵一口。鐵鍬鉄杓
各一把。磁器一百餘件。神像大小二十餘軸。灶經一部。三官經一
部。劍一口。鉄磬一個。大鼓一面。笙一摺。雲鑼一架。縣官把單前後
看了一遍。咄的喝了一聲。怎麼你失去的都是道士的物件。可惡。
赶出去。原差拿原票來銷了。他又稟道。這有个原故。客生員再稟。
這張仙廟。主員因在裏面讀書。托那兩個道人在那裏替我管書
房。所以替他製辦了這許多的衣物。他如今都拐得去了。怎是失
得道士的東西。縣官道。看來這是在廟裏作賤。累得兩個道士
住不得。過了取票上來。批了原告白狗四個字。你自己去拿。那兩
个道士來。審拿不來。行學三日。此一審。虛了候歲。考時開送行本。

這是他的。一端他凡百幹出來的事都與這大同小異不甚相遠。後來歇了兩年鑽幹了教官歲考發落頭一個舉了德行詭異得那合學生員街上的百姓通國的鄉紳面也相覷當做件異聞傳說這妖怪不曾殄滅得他去又添出一個更希奇更作惡的一個秀才叫是嚴列星行狀多端說不盡這許多也只始舉他一事拿出那賦讀騙詐四件本事弄得人家幾畝地種他却自己一些不動工本只講割子種牛糧都是棟那幾家軟弱的鄰舍與他做佃戶他却像種公田的一般那些人家必定要等公事畢了然後敢治私事若是該雨不雨該晴不晴或是甚麼蝗虫生發他走去那庄頭上一座土地廟裏指了土地的臉無般不識的罵到再不就拿了一張弓挾了幾枝箭常把那上地射一頓射得那上地的身上七孔八穿的箭眼看官試想一個神聖原是塑在那里

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六回

七

傲。恠。那。些。頑。梗。的。兇。民。說。是。你。就。逃。了。官。法。斷。乎。逃。不。過。那。神。靈。他。如。今。連。一。個。神。靈。都。不。歇。的。罵。時。常。的。使。箭。射。他。還。有。得。甚。麼。忌。憚。一。座。關。聖。帝。君。他。雖。不。照。那。上。地。去。作。賤。也。便。有。十。分。的。侮。慢。再。其。次。就。是。人。家。的。管。家。娘子。管。家。覓。漢。短。工。這。四。樣。人。那。管。家。娘子。在。那。大。人。家。揀。那。頭。一。分。好。菜。好。肉。吃。在。自。己。肚。裏。揀。第。二。分。留。與。自。己。的。孩。子。老。公。背。了。家。主。烙。火。燒。掉。油。餅。蒸。湯。麪。包。扁。食。大。家。吃。那。稀。已。這。不。過。叫。是。爲。醬。雖。是。那。主。人。家。黑。汗。白。流。掙。了。來。自。己。掂。斤。播。兩。的。不。捨。得。用。你。却。這。樣。激。潑。也。叫。是。罪。過。這。還。不。甚。第。一。傷。天。害。理。除。大。家。吃。了。還。要。成。羣。合。夥。騙。了。主。人。成。斗。成。石。的。偷。將。出。去。賣。銅。錢。換。酒。食。你。自。己。吃。了。不。算。偷。了。不。算。若。在。廚。灶。上。把。那。東。西。愛。惜。愛。惜。這。不。也。還。免。得。些。罪。孽。却

又人...的...本...下三...米...就...如...下...上...四...五...升...恐...怕...便...宜...

了主人家多七兩上米少七兩的使上水做得那粥就如乾飯一般
做水飯分明是把米煮得略爛些兒好喫又怕替主人省了把那
米剛在滾水裏面縛一綽就撩將出來口裏嚼得那白水往兩個
口角裏流捍餅的時節惟怕替主人省下了麪在那盛麪的簸箕
裏頭使手按了又按哄那主人家的眼目剩下的飯食下次熟來
吃了這又叫是積福再不然把與那窮人担了出去吃在人的肚
裏也還是好他却不肯大盆的飯都倒在泔水甕裏還有恐怕喂
了畜便宜了主人都倒在陽溝裏面流了出去這樣墮業的婆娘
那天地看了已是甚怒若是外面的漢子教道那老婆或是老婆
不聽教誨自己有些良心這罪愆不也消除一半却又天生天化
的一對還恐怕老婆你的業不甚還要罵說扯淡的私菓子倒包
老婆吃了你的不成要你與他減省你今日離了他的門還認明

醒世姻緣傳

八

日吃得着他的唾外而多七兩的盛出飯去吃不了的大盆須在草
裏喂馬或是伺候主人吃飯或是待客那桌上有吊下的甚麼東西
西碗裏有殘剩的甚麼湯飯從不曉得捨在口裏吃了恐怕污了
他的尊嘴拿布往地下一綽主人便叫他便手接了由去也是拿
到外邊一撩再是那些蠢漢僱與人家做活把那飯食嫌生道冷
千方百計的作梗該與他的工糧定住了要那麥子菜豆其次纔
是穀黍再其次克七屈七的要石把黃豆若要黃豆秫秫黑豆在
內他說這樣嬰畜生的東西怎麼把與人吃不是故意的死你的
牛就是使壞你的騾馬傷損你的農器還要糾合了佃戶合你着
已的家人幾石家抵盜你的糧食又說那些替人做短工的人若
說這數伏天氣赤日當空的時候那有錢的富家便多與他个把
錢也不爲說只是可恨也齊行千方百計的勸借到了地裏

不成。銀割不成。割送飯來的。這些。大家便鬆了。手坐在地。上饒你。不做活也罷了。還要言三語四的。聲額。水飯要吃。那精硬的。生米。兩個碗扣住。逼得。一點湯也。沒有。總吃。那飯桶裏面。必定要。判定。許多方叫。是夠。若是。沒得。剩。下。本等。吃得。夠了。他說。總得。半飽。定要。緊你。重新。另做。飯。添他。却又。恨命的。也。吃。不去了。打發。他的。工錢。故意。挑死。挑活。的。人。不。了。好。乘機。使。低。錢。換。你的。好。錢。又要。重支。冒領。再。是那。樣。手。藝。的。匠。人。有。些。甚。麼。要。緊。生。活。叫。他。來。做。自。在。得。他。也。不。知。怎。樣。這。兩。日。怕。見。作。活。你。家。又。把。我。不。當。個。客。待。或。是。你。家。又。不。與。我。三。頓。酒。吃。投。一。張。犁。用。不。得。一。歇。工。夫。成。千。文。要。錢。你。若。與。他。講。上。價。錢。他。就。使。個。性。子。去。了。任。你。怎。樣。再。去。央。他。上。不。勒。措。你。個。夠。還。多。要。了。錢。仍。要。留。一。個。後。手。叫。你。知道。他的。手。段。這。是。木。匠。如。此。凡。百。樣。匠。人。沒。有。一。個。不。是。如。此。銀。兩。世。姻。緣。傳。第。二。十。六。回。九

匠打些生活明白。落你兩錢還好。他却揠些銅在裏面。叫你都成了。沒用東西裁縫做件衣服。如今的尺頭已是窄短的了。他又落你二尺替你做了神仙擺。真是掣冷露肘。頭一水穿將出去。已是綁在身上的。一般若說還復出洗。這是不消指望的了。凡百賣的東西。都替你揠上假極瘦的雞。拿來殺了。用吹筒吹得脹。上的用猪脂使槐花染黃了。掛在那雞的屁股外邊。粧湯雞。哄人。一個山上。出那一樣雪白的泥。吐在口裏。絕不沙澀。把來揠在麪裏。哄人買了。去捍餅。喫在肚內。往下墜。得手都解不出來。又揠麪。躡了酒。麪。哄人買去做。在酒內。把人家的好米。都做成酸臭白色的濃泔。那鄉宦舉人的家人。倚藉了主人的聲勢。在外邊作惡害人。已是極可惡的。連那有幾個村錢的人家。使個小廝。他也粧模作樣。坐

親朋下也不知下一下日漸月積。起初只是欺慢外人。後來連自己
已的主人也都忘懷了。使出那驕蹇凌悍的態度。看得自己身分
天也似高的。主人都值不得使他一般。當初古風的時節。一個官
保尙書的管家。連一領布道袍都不許穿。如今玄段紗羅。鑲鞋雲
履。穿成一片。把這等一個忠厚樸茂之鄉。變幻得成了。這樣一個
所在。且是大家沒貴沒賤。沒富沒貧。沒老沒少。沒男沒女。每人都
做一根小匕的矮板凳。四寸見方的小夾襖子。當中留了一孔。都
做這個營生。此事只好看官自悟罷了。怎好說得出口。捉了筆。寫
在紙上。還有那大綱節目的所在。都不照管。都是叫人不忍說的。
怎不叫那天地不怒神鬼包容。只恐不止變壞。民風還要激成天
變。且聽下回再看結局。



